

聆听历史的回声

■郑明理



难忘的邮政博物馆

上海，历史悠久、文化厚重、名人辈出，建有很多重大历史事件的纪念馆、各类专题博物馆和名人图书馆，这些场馆已经成为海派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吸引游客参观学习。我曾走进几处场馆，聆听历史的回声，重温那些难忘的人和事。

永远的四行仓库

知道四行仓库是因为电影《八佰》，影片讲述了1937年淞沪会战末期，被称作“八百壮士”的国民革命军第三战区88师524团的一个加强营，在副团长谢晋元的率领下，奉命坚守上海闸北苏州河畔的四行仓库，与日军展开为期四天四夜的殊死搏斗。英雄的悲壮事迹可歌可泣，展现了中华民族的不屈精神，令人热泪盈眶！

于是我好几次走进苏州河畔、西藏路桥边的四行仓库纪念馆，重温那一段血与火的历史。纪念馆的展览以“四行仓库保卫战”为核心，分四大主题展区：“血麇淞沪”展示淞沪会战背景，突出上海抗战初期的战略地位；“坚守四行”还原“八百壮士”固守四行仓库四昼夜的壮举；“孤军抗争”讲述守军撤退至租界后的囚禁生活和谢晋元遇刺等后续抗争事件；“不朽丰碑”通过雕塑、油画等艺术形式，纪念这个抗日英雄群体。

展品包括大量珍贵的历史照片、手稿及实物，还通过沙盘模型、微缩景箱展现战斗布局和战场态势图等，让参观者有一种置身于当年那场激战中的感觉。

四行仓库的西墙是淞沪会战的重要历史遗迹，墙上还保存有8个炮弹弹孔和420多个枪弹孔，每一处痕迹都是那段悲壮历史的见证。西墙旁边的石碑上有这样一段话：“一座仓库，因为英雄的坚守，而成为民族永恒的丰碑。一面西墙，因为先辈的热血，而成为民族永远的记忆。”

历史没有忘记这些先烈们，为了纪念谢晋元将军，四行仓库西面的路被命名为“晋元路”，永远陪伴着四行仓库。

澳洲拾趣：中国退休夫妻的“捡宝”生活

■何国辉



他们的劝说下，我们只好又将这些车推回路边，留给有需要的人。

他们的劝说下，我们只好又将这些车推回路边，留给有需要的人。

他们的劝说下，我们只好又将这些车推回路边，留给有需要的人。

他们的劝说下，我们只好又将这些车推回路边，留给有需要的人。

他们的劝说下，我们只好又将这些车推回路边，留给有需要的人。

页信纸，曾承载着情感的起伏与转折；一张邮票，曾传递着绵绵的相思与心绪。

在那个年代，信件是温暖的，通讯是喜悦的。站在邮政博物馆里，我忽然意识到，有些回忆是美好的，这里珍藏的不仅是邮政的百年足迹，更是一部人类用书信丈量世界的交响乐。

温暖的巴金图书馆

中国现代作家中，巴金是我最敬佩的一位，他的作品曾陪伴我人生的不同阶段，年轻时阅读巴金的“激流三部曲”，为《家》《春》《秋》里“觉新”们的命运而感慨不已；中年时阅读巴金的《随想录》，感动于他的坦率和真诚。

在上海，终于有机会走进位于武进路的巴金图书馆。该馆作为上海文学馆的重要组成部分，于2024年11月25日巴金诞辰120周年时正式揭幕，通过文献、手稿、图片等展品，系统梳理了巴金在上海的文学创作与思想轨迹。

巴金图书馆入口处设有巴金手迹背景墙，红底白字，醒目地镶嵌着“把心交给读者”六个大字。

图书馆共两层，设有五个展厅和一个数字阅览室，分别展出巴金在上海的文学成就、编辑成就、与好友的交往以及巴金作品的再传播等。

巴金的创作非常丰富，这里展出了《家》《春》《秋》和《随想录》的多版本出版物及珍贵手稿，通过阅读了解，我再一次感受当年觉新三兄弟的反抗精神和晚年巴金对历史与良知的深刻反思，体会其对现代文学的影响。

在巴金图书馆，有很多喜爱先生的读者正在全神贯注地阅读他不同时期的作品，从中汲取文学的力量。面对喧嚣的世界，我觉得这座安静的图书馆像一座不熄的灯塔，在提醒我们：真正的文学是温暖的，永远不会老去！

离开图书馆时，我特地选了印有巴金名言“讲真话，把心交给读者”的书签留作纪念。

离开图书馆时，我特地选了印有巴金名言“讲真话，把心交给读者”的书签留作纪念。

离开图书馆时，我特地选了印有巴金名言“讲真话，把心交给读者”的书签留作纪念。

离开图书馆时，我特地选了印有巴金名言“讲真话，把心交给读者”的书签留作纪念。

离开图书馆时，我特地选了印有巴金名言“讲真话，把心交给读者”的书签留作纪念。

离开图书馆时，我特地选了印有巴金名言“讲真话，把心交给读者”的书签留作纪念。

离开图书馆时，我特地选了印有巴金名言“讲真话，把心交给读者”的书签留作纪念。

离开图书馆时，我特地选了印有巴金名言“讲真话，把心交给读者”的书签留作纪念。

离开图书馆时，我特地选了印有巴金名言“讲真话，把心交给读者”的书签留作纪念。

离开图书馆时，我特地选了印有巴金名言“讲真话，把心交给读者”的书签留作纪念。

离开图书馆时，我特地选了印有巴金名言“讲真话，把心交给读者”的书签留作纪念。

离开图书馆时，我特地选了印有巴金名言“讲真话，把心交给读者”的书签留作纪念。

离开图书馆时，我特地选了印有巴金名言“讲真话，把心交给读者”的书签留作纪念。

离开图书馆时，我特地选了印有巴金名言“讲真话，把心交给读者”的书签留作纪念。

离开图书馆时，我特地选了印有巴金名言“讲真话，把心交给读者”的书签留作纪念。

离开图书馆时，我特地选了印有巴金名言“讲真话，把心交给读者”的书签留作纪念。

离开图书馆时，我特地选了印有巴金名言“讲真话，把心交给读者”的书签留作纪念。

海风里的鱼圆记忆

■胡晓燕



得如云絮般绵软。只见她轻轻一捏，从虎挤出一小团鱼圆料，放在小木铲上，沿着铲子边缘，迅速“摘”进滚烫的开水锅中。沸水里的鱼圆（瑞安人也称“鱼面”），形态各异，像淘气的小娃娃，在锅里上蹿下跳，跳起了“水中芭蕾”。等鱼圆慢慢浮上水面，微微透明时，妈妈将它们捞出，盛在大盘子里晾凉。

转眼间，一碗热气腾腾、汤清味鲜的鱼圆就上桌了。浓郁的鲜香扑鼻而来，汤头清澈中泛着淡淡的奶白色，鲜嫩的鱼圆宛如白玉在汤中舞动，翠绿的葱花、星星点点的胡椒粉点缀其上，让人赏心悦目。倒入些许米醋，舀起一勺，连带鱼圆送入口中，鲜韧的鱼圆裹着微微酸辣汤汁，瞬间唤醒味蕾，热气与香气化作一股暖流，从舌尖蔓延到心尖。那鱼圆松软中带着恰到好处的嚼劲，每一口都饱含着大海的馈赠、爸爸挑选食材的好眼力、妈妈精湛的厨艺，以及一家人其乐融融的温馨。

如今，市心街菜市场早已消失在岁月的长河中，爸爸也离开了我们，八十四岁的妈妈日渐衰老，我再也吃不到父母亲手做的美味鱼圆。每隔一段时间，我都会去鱼圆店，静静享用一份鱼圆汤，既是品尝美味，也是在祭奠那回不去的旧时光。店铺里有文字记载，这是一家因创始人是高个子而取名（温州话“高个子的人”发音“长能”）的鱼圆店，早在1955年时，还只是温州大南门第一桥的一个流动小吃摊，老师傅通过不断改良制作工艺，如捶打鱼肉、减少油脂使用等，使得鱼圆的口感更加Q弹鲜香……我只记着，那鱼圆的韧劲和我妈妈手打的一模一样。

《史记·货殖列传》记载：“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远古时期，以稻鱼为主的饮食结构，就深刻影响了江南鱼米之乡的饮食习惯与烹饪方式，孕育出博大精深的饮食文化。海风裹挟着的温州鱼圆，便是这悠久饮食文化中一颗璀璨的明珠，源远流长。

那时，我们多快乐啊

■葛亦虹

一日，从前的学生请吃饭，说女儿考上瑞安中学，都半年了，想请老师和同学聚聚。席间，学生说，老师，现在的孩子觉得读书一点乐趣都没有，我们那时候多快乐啊！

是啊！我们那时多快乐！

记得那是上世纪80年代末，我是他们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那天我上课讲朱自清的散文《绿》，正讲得绘声绘色，学生插嘴了：“老师，这梅雨潭不就在咱们瑞安仙岩吗，哪天咱们也去看看行吗？”对啊！我怎么就没有想到呢。好啊！我顺口一说。大家纷纷杂杂地献上主意，何时去？怎么去？第二天，他们就把来回河口塘的轮船票（2角6分）钱凑齐了，动作之快出乎我的意料，我想收口也不行了。

周日，我带着全班学生坐在瑞安到温州的第一班轮船上，整整齐齐48个人，连平时的“迟到大王”也按时来了。到河口塘码头下船，再走半小时的路程就到了仙岩，大家站在梅雨潭前，七嘴八舌：“老师，梅雨潭的水也没有那么绿啊？”“是的！这水的确没有朱自清描写得那么绿那么美，这是散文，景物描写蕴藏着作者的情感和心情，朱自清不仅仅是在写绿水，他是在吟诗、在歌唱，那是绿在心间、绿在情上……”我那时29岁，学生15岁，我把自己对朱自清《绿》的一点点肤浅的理解讲给学生听，学生们兴致勃勃，觉得老师的学问有水缸那么满……

老师，我肚子饿了，咱们开吃吧。好啊！好啊！学生们纷纷解开鼓囊囊的书包，掏出从家里带的面包、馒头和饼，三三两两就地吃着，家境富裕的学生还带了桔子和香蕉，顺便掰给同学吃；有个学生拿出一个饼递给我，说：“我奶奶用米粉做的硬米饼，里面馅着红糖和肥肉条呢。”“是吗？我最喜欢这种饼了。”我赶紧拿过来塞嘴里，那学生看我这么喜欢，颇自豪，说：“我奶奶听说我要‘行军’，昨天就去磨粉，今早上4点钟就起床，把肥肉切成一条条，用盐腌一下，然后……”他的讲述引出话题，其他同学也纷纷说，我妈妈几点去街口老店买的馒头……我爸爸5点多就把我送到轮船埠头，还在我裤兜里塞了5角钱……我就坐在他们中间，听着他们眉飞色舞的叙述，那样快乐，那样轻松。

“老师，那里有一条小路，咱们上去看看好吗？”好啊！好啊！我又顺口一说，大家马上把书包收拾起来，跟着我去爬山（后来我们

才知道那天爬的山是大罗山）。一路上，他们聊着感兴趣的话题：谁的周记都是早自习时才赶出来的；谁和前排的女同学课堂上递纸条；谁体育课时顽皮被老师踹了一脚……他们津津有味地抢着说班级里的逸闻趣事，我兴趣盎然地洗耳恭听。有学生在路边草丛中摘得山茶花，兴奋得好像得了宝；有学生看到松树结的果子，说这是“柴几卵”，有油脂的，捡回家放煤球炉里烧，会发出噼啪噼啪声响……叽叽喳喳、叽叽喳喳，在这大山里，他们如同孔雀开屏，如同百灵鸟唱歌。

不知不觉，我们翻过山顶来到山坳，这时一阵浓雾飘来，“老师你在哪里啊？”几个学生在浓雾中不见了我，在喊着。山里头就我们一支队伍，就我一个大人，孩子们对我的依恋，让我感觉特别亲切。我拉长嗓子，喊着：“我在这儿呢，你们在哪里啊？”一阵风袭来，雾随之飘散，原来大家都在几米之内。哈哈，哈哈，大家不禁大笑。

“老师，咱们拍张照片吧。”班里有个家境比较好的学生说，“我爸爸的照相机里还有几张胶卷，今天让我带过来了。”好啊！好啊！那时候拍照好不容易啊，机会难得，大家满头大汗地聚在一起，留下了一张珍贵的照片。

老师，那边有个水库，咱们去看看吧。有学生提议。我看看时间不早了，还要赶温州开往瑞安的最后一班轮船呢，便喊着：“下次吧，咱们要回家了。”

好吧！大家虽然游兴正浓，但也得听老师的话呀。

当我们赶到河口塘，远远听见鸣笛，一个船头拖着三艘连一起的轮船，满载着人和货从宽阔的塘河中向我们驶来，船舱容不下我们这一大队人马，有一部分学生只能坐在轮船的顶上面，春日的河风吹过，正好平了大家从大罗山下来的腾腾热气。坐轮船顶上的学生第二天在隔壁班吹嘘说昨天惬意极了，我知道这次游玩让他们在年级段里骄傲了好长时间，比运动会获得男子4乘100接力赛第一名还得意。

周一上课，我问大家，梅雨潭的水，绿吗？全班同学齐声说：绿！

老师，您记性真好，这么久远的细节还记得。

那时的我们多么快乐啊！为人父为人母的他们不禁感慨道。